



破译

藏地密码

新安/著

作家出版社

076

1247.57
2393



可可西里无人区
Kekexili Non-person Area

沱沱河 Tootokhe
格尔丹冬
Gele Danlong

破译 藏地密码

杨新安/著



北航

C1634838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破译藏地密码/杨新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4
ISBN 978-7-5063-6814-8

I. ①破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5569 号

破译藏地密码

作 者: 杨新安

责任编辑: 刘英武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460 千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14-8

定 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上部

- 第一章 藏地密码之318国道川藏线 / 1
- 第二章 藏地密码之茶马古道 / 11
- 第三章 朝圣之心 / 24
- 第四章 藏地密码之理塘不属于我们，它必须被分享 / 30
- 第五章 解密长青春科尔寺 / 34
- 第六章 藏地密码之格聂神山 / 43
- 第七章 云起鹏飞，天地巴塘 / 59
- 第八章 疑是虎豹身边跳——巴塘弦子 / 65
- 第九章 精致的舍利——玉隆拉措 / 72
- 第十章 藏地密码之四德十美之地·德格 / 78
- 第十一章 藏地密码之英雄群族的韵律 / 87
- 第十二章 特稿版——岭班达仲 / 99
- 第十三章 抛物线空间 / 104
- 第十四章 练摊儿客？垒石成识 / 110
- 第十五章 藏地密码之原生态典范·然乌 / 116
- 第十六章 时空回响 / 121
- 第十七章 碳排放与冰川 / 127
- 第十八章 少女的酥胸·鲁朗小镇 / 132
- 第十九章 与藏地密码的碰撞 / 139
- 第二十章 带着心灵行走 / 147
- 第二十一章 藏地密码之笔日神山 / 152
- 第二十二章 朝拜呀？栖息灵魂 / 156

下 部

- 第二十三章 藏地密码之阳光之旅 / 166
- 第二十四章 仰望圣城布达拉 / 170
- 第二十五章 巍峨壮美布达拉 / 186
- 第二十六章 观音圣地普陀山 / 199
- 第二十七章 藏地密码之八角街与大昭寺 / 202
- 第二十八章 拉萨著名的尼姑寺院 / 210
- 第二十九章 八角街上的酒吧、餐厅、咖啡厅 / 219
- 第三十章 藏地密码之仓央嘉措的尊贵与颠覆 / 226
- 第三十一章 童话般的企鹅蛋 / 243
- 第三十二章 藏地密码之小昭寺 / 249
- 第三十三章 黄教三大寺 / 255
- 第三十四章 桑耶寺和扎什伦布寺 / 258
- 第三十五章 藏地密码之西藏的渔村 / 261
- 第三十六章 藏地密码之藏医藏药 / 266
- 第三十七章 藏地密码之天葬 / 269
- 第三十八章 藏地密码之天下唯藏族饮茶最有趣 / 274
- 第三十九章 告别拉萨 / 279
- 第四十章 天路上的心路 / 285
- 第四十一章 憎恨子弹 / 293
- 第四十二章 藏地密码之难忘可可西里 / 298
- 后记 樱桃小炸弹 / 329

上部

第一章 藏地密码之318国道川藏线

车，行进在318国道川藏线上，耳畔沙沙地轻响。山，重重叠叠，次第排列如一本本厚重的大书。

“看山如读书，看山如读山。”向导兼司机次仁师傅口吻舒缓，开始为我们介绍318国道川藏线，“自盘古开天辟地至今，大自然为318国道川藏沿线提供了丰裕的条件，是上苍厚爱的结果。现如今世界瞬息万变，318国道川藏线、青藏高原美丽的风光却恒久不变。318国道川藏沿线自然生态景观极其特殊，可以说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微缩版，因为中国所有种类的景观，在川藏线上都可以找到。从雪山、冰川、高山、草地、沼泽、湿地、江河、湖泊、沙漠、丘陵、盆地……所有的景观都有。318国道川藏线奇异神秘并充满诱惑，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发祥之地、藏传文化发祥之路。藏传佛教的各种样式各种形式、藏传佛教的各种文化样式各种形态，在绵延千里的川藏线沿途都可以见得到。从茶马古道、康定情歌、巴塘弦子、锅庄舞、藏戏、壁画、岩画、唐卡、金器制作、藏传佛教寺院、德格印经院、五明佛学院、鲁朗小镇、林芝风光、雅鲁藏布大峡谷、门巴族文化、珞巴族文化、僜人文化、布达拉宫、雪顿节……凡能想到的文化样式都存在并发展丰满着。318国道川藏线非常地理状况极其险要，是中国险路之最，几千公里的路大都铺设在崇山峻岭原始森林之中。山的险峻、路的逼仄、迂回曲折、起伏跌宕……从地质构造上看，川藏线地质构造十分活跃，经常发生滑坡和泥石流，为事故多发之路。”

真想不到，司机次仁师傅对川藏线如此了解。

见大家听得认真，次仁师傅稍停片刻，又开始讲述：“318国道川藏线是个与生存短兵相接的地方，那渗入骨髓的高寒与寂寥，遥远但不缥缈。在那艰苦与奋斗的缝隙里，倒也生长着一种叫顽强的植物——荡气回肠！但由于318国道川藏线景观、文化众多，平均海拔比青藏线低，而且它是从低海拔逐渐过渡到高海拔，可以使游者逐渐适应高原环境，更为重要的是川藏线更适合欣赏、拍摄沿途无数美景。因此，318国道川藏线是山友、驴友进藏的首选之路。每逢夏季，318国道川藏线便会显得十分忙碌，步行的、骑自行车的、骑摩托车的、自驾的、随团的纷至沓来，人来车往，甚是热闹。”

看着车窗外车辆和人流，听着次仁师傅的讲述，领队盛老师显得有些感慨。他是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，当然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身边的事物。

他说：“中国伟大的入藏运动是一场人类壮举，它不但推动了旅游业蓬勃发展，还为藏地注入了新鲜的经济文化时尚活力。凭什么你们年轻人可以进藏，难道我们就不可以？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老奶奶也要去西藏看看哪！”

邱老师是影视文学专业的副教授，出过很多书，发表过好多专业文章，在影视文学领域很有影响。加上他那年轻帅气的学者风度、188厘米的身高，站在讲台上，霍然有鹤立鸡群的感觉，平时讲课很受同学的欢迎。他白白的皮肤，一头乌发不等地

向左右分开，一张微长俊朗的脸庞、一双干净白皙的大手，还有那双明亮的眼睛。望过去，就是那种高富帅类型的学者。

我听说当初邱老师刚来学校任教时，有好几个青春萌动的女生，悄悄地暗恋他。其中曾经有两个竟然在学生食堂闹了起来，掀起一阵波澜，学校不得不动用纪律，处分了她们。

邱老师，风云人物。他把头发向后一捋，接着盛老师的话说：“这是因为有史以来，或者说从人们发现藏地开始，它就像一组难以破译的密码，摆放在我们的书桌上。其注脚上写明了种种与探险、与爱情、与自由奔放有关的定义，忘我、崇佛、艳遇、浪漫、自由自在、脱离羁绊、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……藏地是多元的自由世界，是散发着香甜的暧昧气息的小宇宙；藏地有促进爱情激素荷尔蒙的神秘空气和土壤，是爱情的天堂。”

“这是因为高原让人自作多情。因为缺氧，人总是晕乎乎的，少了很多在城市里的精明和算计。”盛老师接着邱老师的话，笑着说。

稍停片刻，盛老师又说：“再加上雪山、蓝天、白云、阳光、寺院、半山藏房、一望无际的草原，真是鸟语花香，胜似仙境。让人感到一旦进入藏地，就如同进入了爱的天堂。”

吴老师刚刚40岁，女性教育工作者最佳年华，且面貌体征均可以适中、标准等字眼形容。职业短发、素质高雅，“THE·NORTH·FACE”的户外套装，风雨无阻，手中的“佳能F7”相机加上镜头比一把全自动冲锋枪还长。盛老师的话音落地，吴老师就接着说：“在有名称的6000米以上的山峰中，四川拥有36座；有名称的5000米以上的山峰，四川有130座；5000米以上无名称的山峰，四川多达260座。而这些山峰大多坐落于川藏线两侧，终年积雪，冰川和雪宝顶绝美、秀丽，魅力无限。”

“所谓魅力，就是使人着迷。藏地具有这样的魅力啊！”邱老师深深地感慨，“可以说，藏地是探险登极充满挑战生命的圣地，深入它并探究它，是作为性情中人人生之幸。那么，我们前方的路上，将有一座独异的社会文化宝藏，里面充满了神秘的信息与密码，深入它并破译它，是我们作为文化传播工作者的一大幸事。”

从成都开始，我们乘坐一辆19座的考斯特客车前往西藏。有两位司机师傅轮换开车，一位姓刘，另一位也姓刘。年轻一点的我们称他为小刘师傅，年龄大的那位，一开始我们称他为老刘师傅。

刘姓是大姓之一，经常以偶数出现。

小刘师傅是个文学青年，对于藏地文化自然是敏感和热衷的。

他曾经在西藏门隅地区当兵。在那里，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古老苯教的故事、传说和秘闻。最为难得的是，他对于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事、传说以及诗歌知道得不比专业人士少。

我这本书里对于仓央嘉措这个人物以及他的诗歌的解读，拨开了迷蒙在藏地诗人头上的云雾，让读者对于这位伟大的藏地诗人有了一个接近真相的了解，使读者的好

奇心的以满足。破译仓央嘉措这个人物到如此程度，和小刘师傅的讲述分不开。

据说，小刘师傅有着丰富的藏地驾驶经验，但他是个“路痴”，不会使用GPS，开车行路就凭一个专业汽车兵应有的轻车熟路的默契和良好的感觉。小刘师傅二十五岁，和我们的大学生队员年龄相差不多，代沟不深，故而有共同语言。他善谈、好说笑，和大家融洽得很。

刚开始接触我们时，彼此有点陌生感，加上队员中几乎一半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美女，对起话来难免有点儿心猿意马言不由衷。

有一回跟边红红对话时，聊到关于自然灾害的话题，小刘师傅急于回答一个红红的问题，或是面对心仪的美女显得心里特紧张说话的速度太快的原因，一不留意，把“泥石流”说成了“泥流石”。

开始谁也并没有注意，可是错就错在后来的纠错中，他一再坚持并一再解释说“泥流石没错嘛、泥流石怎么怎么”的。于是，大家就开始以“泥流石怎么的、怎么啦泥流石”跟他开玩笑，再后来，一提到小刘师傅，就以“泥流石”作为他的代号了。

老刘师傅甚是了得！

老刘师傅今年刚满五十岁，他的藏族名字叫次仁扎西。最初，我们把他当成汽车司机称他为次仁师傅，后来我们开始敬重他，称他为次仁老师。

次仁扎西身材高大，不肥不瘦，一套户外装加上高帮登山鞋，俨然川藏线上常见的背包独行侠，超然洒脱倜傥。虽说是气质稍显文弱了些，但由于他眼神中的宁静并常有思索流露，别具一种动人的严肃之美，相当感染人。

次仁扎西原先是一家藏文化出版社的资深编辑。在当编辑的岁月里，收集了许多跟藏地文化相关的史料、传说、诗歌、谚语，还熟知许多藏传佛教的秘闻。离开出版社后，次仁扎西成为一个职业的藏学死忠和藏地探险者，他不仅热衷于在藏地范围内的冷线路游历，还多次深入到尼泊尔、缅甸那些信仰佛教的国家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游历。用他的话说，车一发动，四海为家；背包上肩，高原天涯。他还引用藏族谚语说，用珠宝装饰自己，不如用知识丰富自己。

他带着温暖和知识，
走到我们队伍中；
我们变得活泼生动，
就如彩虹变美了天空。

也正是他的出现，使得我们的考察活动不但丰富了内容和情调，还使这本书以《破译藏地密码》命名，得以顺利出版。

次仁扎西是在自己开设的网站上推介了自己，成为我们团队的司机、顾问和向导。小说里边关于藏文化、藏传佛教的传说、故事和秘闻等内容大多是由他讲述给我们的。我作为本书的作者，只不过起到了收录、编辑和转述的作用。

对于这些故事、传说、秘闻和谚语，以及他对藏文化、藏传佛教文化记忆和理解，就如投入酥油茶里的盐巴，美味不可多，回味不可少。

他的讲述独特，在于他自身的独特。不卑不亢、亦近亦远，几分亲和、几分魅力；几分幽默、几分正气。可是要欣赏他，还要拥有大隐的气质、禅悟的洞察。从骨子里，他却是个十分谦虚的人。

边红红曾问他去过多少次藏地，他说记不太清楚了，至少有二三十回吧。

边红红很是惊讶，又问他：“不会感到审美疲劳吧？”

他回答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就是这一样不好。对于某种文化见识太多，使得神秘感消失、神奇感淡化，有些点金成石的无奈，自己也脱离了史书的局限。这种状态，对于心智的成长是一种进步，对于审美感觉来说不免煞了一些风景。”

次仁扎西的这番话在当时听来，是他的谦虚和一种自我体会的表述。但是，就是这番话，竟然让我思索了很多年。

历史可以分为亲历的历史和旁观的历史，作为今天的眼睛看过去的历史，其讲述未必对史书亦步亦趋。走出历史书的禁锢，海阔天空。至于审美感觉减弱的问题，由它！

我们领队盛老师对次仁扎西的评价只有一句话：“毕竟是大家的底子，偶尔玩一下票，也是够让人惊艳一回的。”

次仁扎西和泥石流师傅轮换开车，以便有足够的休息。轮换开车也为我们提供了分别听他们讲述的时间。

次仁扎西有一个愿望，到了拉萨后，他要把他的老父亲接去。他是这样安排的，他的父亲从成都坐火车经由青藏铁路到拉萨，把拉萨的旅游景点玩遍之后，坐儿子的车沿川藏线回成都。

红红问他父亲多大岁数，他笑了笑，回答说，不算大，才九十一岁。

“什么？”红红惊呼，“我的祖爷爷也是九十一岁！他都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三年啦！您的老爸去拉萨，可能？逗我们？说着玩？”

“真的。”次仁扎西言之凿凿，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“去看看拉萨，看看大昭寺小昭寺，看看布达拉宫，是他多年的愿望。年轻的时候忙上班，退休之后忙着带徒弟，一直没有机会。这次，把你们送到拉萨后，返程我们是空车，刚好可以顺路把他带回成都。”

“您不怕他有高原反应？”有着“诗人”称号的李维问道，“听说好多年轻人都还不能适应的。有资料上说，年纪大了，容易患骨质疏松症，不能承重，各器官也会因心血管硬化而供血不足，所以老年人不能做重体力活动，也不宜长距离行走，更别说是在高原上旅游了。他老人家那么大岁数，能行？”

次仁扎西回答道：“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他练了一辈子功夫，气功是他的绝活。前段时间还去医院做过骨龄检查，说他的骨龄才刚刚六十六岁。他的气功绝活还在四川卫视表演过呢。再说，这次，他再来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先是在峨眉山上练养

生，又到蒙顶山练吸纳气功。身体条件已经完全具备。另外，他的大徒弟格桑跟着他，一路照顾他，当然还有我。有把握的。”

红红半信半疑地，问道：“真是这样子吗？”

次仁扎西诚恳地说：“真是这样子的。我父亲自小练功夫，一生没中断过，至今仍然每天坚持，弯腰踢腿上千次。九十一岁高龄了，依然满口白牙，腿脚灵便，精气神十足。”

盛老师连连称赞道：“真的了不起、了不起！就连我们好多学生听说是到西藏考察，都不敢来应聘的。”

邱老师说：“的确是这样。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追求奢侈生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以至于现在的好多宅男都变成了娘娘腔，男子汉的责任和豪气荡然无存。简直成了一个社会问题。就如小鸟，因为不会飞就不让它张开翅膀，那么它就永远不会飞。只有等它敢于张开翅膀的时候，才知道它是鸿鹄还是燕雀。”

“不见得吧，红红。”边勇接着邱老师的话，悄声地、阴阳怪气地对红红说。

边勇就这副德行，自以为已经见多识广、阅历多多，任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他压低嗓音带着调侃的口吻对红红说：“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物质丰富、生活充裕，奢侈和享受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高品质生活。总不能让我们再回到瓜菜代那年月吧？那时候你们穿补丁衣服、吃糠咽菜，直面生活困难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。是不是，红红？”

红红反驳道：“哎、哎，赶紧打住啊！我们的话题是在说次仁师傅的老爸，你小子扯到哪儿去了？想想看，人家次仁师傅的老爸九十一岁啦，还能保持如此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、佩服？记得前段时间在学校招聘人，确实有很多娘娘腔的男生不敢来嘛！别忘了还有你，边勇，动员你很久才报的名。我说的没错吧？”

边勇一下子怔住了。摇摇头，张张嘴想解释点什么，但没说出口。

红红不依不饶地接着说：“邱老师说得一点没错。那回咱学校举办小品比赛，台上的男生一个个粉面朱唇，比女孩子还要水嫩，直看得洒家一头冷汗，浑身鸡皮疙瘩。我都奇了怪了，这些人身上的男子汉气概哪里去了？”

这番话说得边勇悻悻的，把身子缩小，窝在座位里。

世上这种男孩儿呀，只有这种没心没肺嗲嗲的小美女能治。

“佩服、佩服！我是真心佩服次仁师傅的老爸！大老爷们儿！”诗人李维接着红红的话头，一连声地夸。他对次仁扎西说：“到了拉萨，我一定第一个采访他老人家，说不定还能拜他老人家为师呢！”

次仁扎西笑着说：“那要看你们的缘分了。我老爸信佛，随缘。”

从成都开始，川藏线就以多姿多彩不断变化的面孔迎接我们。

奇花异草以及阳光下纯净的空气，绵延不尽的苍山绿水，如一幅幅原生态的天然画卷。

次仁扎西看着眼前划过的道路，开始介绍道：“在没有建成川藏线时，从成都到拉萨，每天只能行走三四十公里，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。而一年当中，真正能够行走的时间段，只有四五个月，其他七八个月的时间，驿道完全被风霜雨雪封闭。许多人畜被冻死饿死在驿道上。”

边红红睁大眼睛，很吃惊的样子，高声说道：“来回需要一年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！那时候是什么路呀？”

次仁扎西回答道：“只有一条供人和马匹行走的驿道。”

边红红说：“是那条史书上说的茶马古道吗？”

次仁扎西说：“应该是的。”

边红红嘘了一声。

次仁扎西接着说：“当初修建川藏线时，先后有藏汉十多个民族大约十几万人参加。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，一没有可靠的地形地质资料；二是山高路险，沿途有14座海拔高度在3000~5000米以上的高山，还要跨越深谷激流，山上空气稀薄，终年积雪，夜间最低温度至零下30多摄氏度；三是道路要通过原始森林、草原、沼泽地带，给养极其困难；四是要穿越新生代地质区域，滑坡、流沙、雪崩、泥石流和山洪等自然灾害随时发生。记得那本在1930年出版的《西藏始末纪要》里这样写道：‘乱石从横、人马路绝，艰险万状，不可名状’；‘世上无论何人，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’。”

盛老师说：“我看过一个资料，当年毛泽东曾经对苏联特使米高扬说，西藏的问题，不难解决。只是不能太快，不能过于鲁莽，因为一时交通困难，大军不便行动，给养供应麻烦较多……可见，毛泽东具有战略眼光，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西藏这块神秘之地，在关注、思考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，更重要的是交通运输困难的严重性。”

邱老师接着说：“1950年1月份，毛泽东指示，必须一面进军，一面修路。后来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向党中央提出由四川、云南、青海、新疆四省区多路进军西藏的建议，进军西藏的序幕拉开，同时，修建川藏线、青藏线和新藏线的工程也随之开始了。到了1954年年底，也就是在毛泽东61岁诞辰的前一天，川藏线、青藏线全线通车。川藏线建成后，在迅速平息1959年的西藏叛乱，以及西藏的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

盛老师说：“青藏高原的东南部经由横断山脉，连接着我国的云贵高原和邻国的缅甸，并且濒临亚热带湿润的四川盆地。它的边界受玉龙山至龙门山深断裂带阻挡，以哈巴雪山、夹金山、邛崃山以及岷山南麓和东麓为界。这是一片辽阔神奇的地方，圣洁而险峻的高原，平均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，是世界的第三极啊！在这里修建公路，如同修建一条通向天国之路。”

次仁扎西深沉地讲述道：“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由于特殊的地质和气候条件，川藏公路各种自然灾害不断。据记载，有古乡冰川泥石流暴发、有业拉山下的嘎玛沟特大泥石流、2000年的易贡大滑坡等等，特别是发生在1988年夏季的米堆冰川雪崩，冰

雪、山石、泥石流挟裹着呼啸的寒风，飞泻而下，不但摧毁了200多公里的道路，还直抵帕龙天险。整个川藏线整整中断两年之久。为此，国家专门成立了武警部队交通支队，开进川藏线，对其中最艰难的路段进行整治。从此，武警交通部队的战士们在2500公里的川藏线上，与塌方、雪崩、泥石流展开殊死的搏斗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恢宏的诗篇。”

稍停片刻，次仁扎西接着讲道：“川藏线就是如此，艰险、脆弱而坚韧；冷酷、无情和抗争。”

川藏线最初的路段是宁静的，像大自然的胸怀，宁静得如此给人安抚、温暖和抚慰，以致我完全倾倒在它的怀抱中。

车子驶出雅安，过了二郎山隧道后，世界就改变了模样，一个叫做“青藏高原”的至爱亲朋正迎面扑来。它引导我们走过了无边际的田畴、草原和山峦，向着更高更远、更为婉转神秘的异域行进。在公路上方，无尽的大山扑面而来，森林密布的山腰会陡然上升几百米甚至近千米。有时，山腰上开满了杜鹃花，人在画中走；而更多的时候，山顶银装素裹，如死亡一样静美。

顺着横断山脉向西一路过去，要翻越无数座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大山，在每座山的垭口，往往能够感受到那种惊心动魄的苍茫和旷世不语的沉寂，世界静得出奇，周围的大山静默伫立，寸草不生。那种苍凉、悲壮、严酷之大美十分轻易就把人带入到史前时代，让人难以想象它们在亿万年前就是孕育了地球生命的海底。

川藏线的悬崖中经常会有几处山腰陡然上升或下降，造成一种对视觉的极度冲击，会令人心猛地一紧。上升着的山腰有时是光秃秃的，像一块巨大的黑板等待美术老师在上面画一幅美妙的图；有时则是布满了枝叶繁茂的蕨类或攀援植物，顶着金黄、湖蓝或洋红色花朵的幼嫩花枝从寄生的枝叶中钻出来，以接受阳光的沐浴，像这儿的主人家刻意制作的花壁。有些山则是当地藏民心中的神山，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经幡挂满了山体，每幅经幡上都有优美的藏文，是藏传佛教的护符和经文。

每当路经这样挂满经幡的神山，我都会在心里向佛祖膜拜，敬重佛祖至纯至善的大功德。

在藏地，越是高的地方，越是要挂上五彩经幡，好让佛法经文随着风传播得更远。

金沙江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平人们的灵魂，平息人们的心境。江水从一个世纪流到下一个世纪，不停地流淌，纷纭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，演完了，明天就会被人忘却，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。

车子向前行进着，次仁扎西用缓缓的语调讲述道：“在藏地，越是寒冷的地方，越是风光最美的地方。”

大家齐齐地把目光注视到窗外，注视着高高在上的草原、山头 and 天空，细细地打量着，生怕遗漏掉什么。

海拔高度在4000米的地方，都是绵延的草原，只留下一条沥青铺就的公路在满

目翠绿中穿行出去；牦牛群和羊群在草原上悠闲散步，间歇打量一下我们的汽车。远处的山峦亦然，绿得让人心悸。这时候，举目所见的景物愈加美丽，几乎使人不敢相信它们就如此真实地袒露在自己的眼底：山脚下清清的流水、阳光里金针般倾泻的雨丝，还有虚幻至极后和无际相接的道路。

藏地，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也是最寒冷的地方，却又是美丽的地方。

高原美景如隔岸桃花，即便是无法摘采，也一直存活于心。

这时，我真切地觉得，自己一下子被掏空了。

因为，回归原始生态的古朴、自然与纯真，几乎成了我的野心。在自然与人生的成熟季节里，内心充实又不免苍茫……我将何往？

我，没有了——任何人面对这美到极致的景物都无法无动于衷。

清晨薄雾刚刚散去时，四周的山包裸露出杂色的砂岩，被一层羊绒般柔软的青草隐隐遮掩，草叶的顶尖上冻凝着眼泪般的露珠，公路上铺满了雨水，车轮飞过，溅起一片浅绿色的波浪。山脚下那条小河的水开始鼓涨，蒸腾的湿气浓重而缥缈。

耳际，奔马的律动；
鼻腔，花儿的香醇；
指尖，处处为弦；
心灵，感动的仓库。

过了新都桥之后，海拔逐渐高了起来，2500米、3000米、4000米……高原夏季的景致更加迷人，色彩也绚丽了起来。蓝天、白云、青草、红叶、绿水、绛红色藏房——纯然一幅幅绝版山水画，远山云釉时浓时淡，阳光变幻着角度洒下辉煌。

行进在川藏线上，团队的每个人都紧紧抓住手边可以抓住的拉手或椅子边，贪婪地向窗外眺望着，仿佛置身于心灵的又一次解放。

远山和草原用妙不可言的美丽诱惑着我们，忽而拯救，忽而迷茫，忽而又销毁。山的起伏在哪里终结，我们的心花就会在哪里绽放；草原的浓绿飘逸到哪里，我们的情愫便到达了哪里——夏季因高原，凉爽而悠远。

“好美呀！”边红红情不自禁，脱口喊了出来。

“啊……好美……”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边勇就应声呼应。

喊声在草原声回荡，传到很远的地方。

边勇，天津人。或许是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，成长为一个幽默感很强的人，这一路上他就没停下说笑话。老边是他的绰号，其实他也是准大四的学生，学播音主持专业，上学期刚满21岁。过生日那天他请了我去赴宴，可是因为学生会有事，没去成。平时，我跟他接触不多，只是听别的同学说他有点浮，尤其凸显天津人的优越感。遇点事儿很高调，说起话来头头是道，无理也要占三分，显得老成有余，与21岁的年龄不符，所以众人给他送了绰号“老边”。他对这个绰号非但没有不满意，还

比较得意，认为这样的称呼具有了不凡的要素，老嘛！

“嗨！这个老字儿用得好！”边勇这样自夸。

红红反问他：“好在什么地方呀？”

“古代那个老子的老，就这个字儿。再说啦，猫是老的温柔，生姜是老的辣嘛！”他朗朗然，高声回答道。

浙江温州的边红红是个阳光女孩，绰号“小清新”、“小臭美”，常用名“红红”。

红红性格开朗、活泼，心直口快，想哪儿说哪儿，心里不存事儿。

边勇跟红红不仅仅同姓，还同班、同岁。一个叫边勇，一个叫边红红，简直就像是一对兄妹。在这世界上，姓边的本来就少，同岁同班又同姓的就更少，一男一女凑成对儿的都姓边的少之又少。因为一笔写不出俩边字儿，所以两人缘分不能算浅，平时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接茬斗嘴，像是有那种超过同学友谊的关系，但好像又不是。

自从开车的小刘师傅加入团队，边勇红红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本来，边勇对红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可是小刘师傅一来，尤其是当发现小刘师傅对红红显示出极大的好感时，一下子让他紧张了起来，好像红红是属于他的专利，别人不能插手。

两个人俨然成了竞争对手。我们的团队也因此变得热闹、有趣起来。

边勇和边红红，再加上一个司机小刘师傅确实构成了三角的复杂关系，但是由于他们三个人的性格都还算开朗，互相竞争的同时又互相开着很多的玩笑，成为我们团队中三颗开心果。

因为是同学，太过熟悉，边勇就爱跟红红较劲。从杭州出发后，两个人一路上你一句我一句叽叽咕咕地逗闷子，逗得大家前仰后合。

边勇经常模仿东北话：“你真是太有柴（才）啦！”

红红则龘着鼻子学说北京话，“各位乘客请注意，东（是）四到啦，东（是）四到啦。”

红红学得很惟妙惟肖。十分可爱。

面对妙不可言的景色，红红发自内心的简单表达恰如其分，大家的欢呼声同样也是发自内心的绝妙的表达。

“真美呀，来两句诗赞美赞美吧，红红。”边勇开始挤兑红红，“请用东北话朗读。”

“好啊！”红红当然不会示弱，“老边你就洗耳恭听吧！”

“大伙来点掌声！”边勇起哄。

红红开始作秀，清了清嗓子，模仿浓重的东北口音朗诵道：

“三（山）四（是）那样地高啊，
虽（水）四（是）那样底藏（长），
三（山）高水藏（长）不一般哪，
让人……
流连忘返！”

泥流石不开车的时候，也会跟红红逗趣。

“红红，你会说四川话吗？四川的谐剧很滑稽的。”

于是，红红就模仿四川话演谐剧。

“我是哪个？著名的郫县豆瓣噻！（转口普通话）你又是哪个吗？”

“啥子、啥子？白家肥肠粉？朗个白家肥肠粉嘛？（转口普通话）认不到地！”

“呕……晓得啦！原来是我们二娘家的舅舅的三侄女的玄女儿嘛！（转口普通话）找我啥子事吗？”

“啥子？问我住在哪里？抵拢倒拐宽窄巷巷噻！问我的电话号码是好多？呵呵、呵呵……（转口四川味很浓的普通话）告诉你个瓜娃子，我的电话号码是揪动揪动揪不动（9090950），转爱你爱你就不爱你（21219521）……”

大家伙再次被红红逗乐，开怀大笑。

笑声在草原上荡漾开去，把那些草儿都感染了，晃动着身子，像是在说美丽的高原欢迎你们！

旷野时而传来一些虫子的鸣叫，星星蒙昧的眼睛在天空中眨动。

凄清的月光慢慢吞吞地穿梭在山峦之间，在它和山峦交错而过的时候，竟发出叽嘎嘎的摩擦声，给似无尽头的静寂的川藏线平添不少动感。远处草原上帐房里反射出的微光就像雪豹矜矜欲睡的眼睛。

悬崖上单薄的下弦月。

月色下，我们的车子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原向前行进，草原和远山次第向后退去。

这时，天空完全被云遮蔽了，我们抬头往上看，很难相信除了云还有其他存在。其时，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，像个朦朦胧胧橙色占了大半的、红彤彤的球体，悬挂在天穹的另一边。日月同辉的奇观只有在高原上才得以见，可惜的是月亮只呈现了一半。这时候的天穹是湛蓝色的，透亮，一朵朵云团随意地飘浮在上面，无所归属。

傍晚行驶在川藏线上，无异于把人带入一个奇异的世界。月色清辉之下，脉脉雅香飘然而至。真好像是什么天上仙子轻纱罗素地掠过你身边，留下余香袅袅，绕梁半日。月色清辉随意泼洒，山野一片寂寞，仿佛整个宇宙除了橙红色的落日和皎洁如水形如钩的下弦月，只存在我们几个人，以及那伴着月亮冉冉升起的点点星星，在闪烁着。

青藏高原的山峦突兀而峻奇，一座座山峰如随时准备刺破苍穹的利刃。车子行驶其中，仿佛行驶于兵器大阵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齐齐向你砍将过来；又仿佛行驶在山峦的剪影画里，那些尖峰呀、悬崖啊，无情地朝你压过来。

……

“看呀！藏寨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。

大家的目光齐齐转了过去。

云遮雾罩的雪山沉默无语，半山上、公路旁，散落着藏族寨子。特别是半山上的藏房，像一只只庞大的积木挂在陡峭的山梁上，山梁的脉搏直直向上延伸，爬上雪山的脉络。雪山高高在上，雄浑、威严，极具震撼力，叫人不由地敬畏。

寨子里的房子有夯土结构的、砖木结构的、混凝土结构的，有简陋的，有宽绰的。无论是简陋也罢，宽绰也罢，统统是藏式传统模样，平顶、梁柱绘画。重彩、绚丽。藏寨，完成了藏族同胞的一个又一个人生驿站，承载着藏族孩子的岁月，为他们结构一生的连环添了一个完整的扣。愿这些简朴而外露寒伧的藏式平房里的人们永远快乐。

我们知道，无论家是夯土的，还是木结构的，哪怕就是价值连城的别墅豪宅，首先就是住在里面的人是否快乐。

暮雾弥漫的山林时时传来松柏的香味，夜空淡薄得像一方即将铺陈开的丝巾。置身如此由绿色披挂的峡谷之中，两边的山峰则是欢乐与畅想。前方的路遥遥不可知，连续不断地续写着藏地密码的下一个章节，夏季川藏线的安危充满神秘的等待。只有夜晚的星能以平等而智慧的心，聆听我们心中的倾诉。

行进在其险无比的川藏线，我能感觉到这藏地的大命脉在怦然跳动，如天空中恬静的星，满眼的星，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生命的原色在这路上显得黯淡，一点都不起眼。于是，我的身体缩小了起来，灵魂也变得空空如也，什么都不问，什么都不想，让星引我们行进。

第二章 藏地密码之茶马古道

行走在318国道川藏线上的成都、雅安和康定，提起文化遗存的话题，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，听到最多的一定是关于茶马古道的。

“我是在四川长大的孩子，从少年开始就对茶马古道的传说已有耳闻。上学之后，尤其是大学毕业后当了杂志编辑，接触的知识面更广了一些，有意无意地读过很多关于茶马古道的书，对于茶马古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”

次仁扎西声情并茂，开始为我们讲述茶马古道的往事。

……

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，它的肚子里装满了沧桑的故事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启迪。带着一颗朝圣之心，像收藏者一样沿着茶马古道去寻觅、去探究、去破译，我们寻觅到了一块净土，选择了一个观察历史、观察世界、观察人生的最佳视角。

神秘的茶马古道成了我们表达情感的载体——在历史的遗迹里圆自己的梦，那梦的重点不是金钱、物质和交易，而是行走。

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成都、雅安和康定是古代的几个大驿站和物流中心。从这里出发，茶叶、丝绸、棉花、香料、葡萄、苜蓿、胭脂、胡萝卜、辣椒、烟草、红薯、玉米、马铃薯……同时，西域各民族地区的药材、土特产和马匹也从古道输入中原。“茶马互市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存在，曾对国家的财政、军事、经济、

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想象古代先人们有了行走的双脚，从东走到西、从内走到外。关于行走，尤其是茶马古道上的行走，其意义远比现实大得多。

拿成都来说，“天竺邛杖、蜀布路线”就是东到盐乡自贡和重庆、西到藏族同胞居住地、北接长安、南通云南的古商道。同时，它又借助茶马古道，可以抵达印度、尼泊尔和缅甸，甚至可以抵达波斯。川滇茶马古道亦因势而兴，直到建国后，随着公路铁路的修建，才逐渐衰落并消失。据考证，川滇茶马古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，古代的成都是中原进入西南边夷的最大关塞，中原与西南各民族的交流，都以它为中心。

公元前138年，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，13年后，周游西域列国的张骞回到长安。

他向汉武帝汇报了此行的所见所闻，在汇报中，张骞向皇帝说出自己的见识：“我猜测，大夏离我国一万二千多里，在西南边。天竺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地的物品，应该离蜀地不远……如果从蜀地过去，既方便，又安全。”

于是，汉武帝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犍为郡出发，去结交天竺。历史上，犍为郡是汉代时期的大郡，即今天的宜宾。张骞从汉代国都长安出发，朝西南走，到达成都后，沿着岷江经过今天的乐山到达宜宾，之后从宜宾逆金沙江而上，到达今天的攀枝花，最后沿着茶马古道到达昆明、到达缅甸、泰国。

张骞的此次出行有收获也有遗憾。遗憾的是他没有走到天竺；收获的是，这次出行结交了西南地区的滇国等国家，使汉代与这些西南边夷国家联系了起来。

张骞的出使报告写进了《史记》。

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后，司马迁记写下了汉武帝的想法：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、土著，颇与中国同业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；其北有大月氏，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赂遗设利朝也。且诚得而以义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重九泽，致殊俗，威德遍于四海。

张骞是汉代的信使，他不是商人，但他却在汉代与西域之间发现了巨大的商机。他设问，大夏为什么会有蜀地的产物？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，大夏的蜀地物产是从今天的印度来的，那么印度的蜀物是从何而来的？

于此，他得出一个判断：毫无疑问这些蜀物是从茶马古道进入缅甸和印度的。

果然如张骞的判断，茶马古道以云南最为著名，但那只是古道的下游主干，这条古道的中游无疑就是四川，上游起点非长安莫属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茶马古道从长安到成都后，路分两条：一条经雅安、汉源过大渡河、西昌、会理，然后从攀枝花拉祜渡金沙江上云贵高原，经永仁、大姚、祥云至大理，与云南通过缅甸茶马古道相连；另一条是从成都经乐山、宜宾跨金沙江进入贵州的赫章，再到云南宣威、曲靖、昆明、楚雄至大理。这两条路线为茶马古道的“天竺邛杖、蜀布”路线。

蜀地的茶马古道并不仅仅只有通往缅甸和印度这两条路，其实另外还有一条路，